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禮記大全卷十

明　胡廣等　撰

禮器第十

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嚴陵方氏曰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道散而為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然禮運非不及器以道為主爾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為主爾故記者各以所主名篇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内無怨故物無不懐仁鬼神饗德

以禮為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為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以人之一身言之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

如松栢之有心足以貞固於內箭竹之小者也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二物比他草本有此大節故能貫串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易也君子之人惟其有此禮也故外人之疏遠者無不諧協內人之親近者無所怨憾人歸其仁神歆其德也嚴陵方氏曰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蔽於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禮之於人豈能予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爾故於美質言增焉○馬氏曰先王以人情為田始於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以至播樂而達於順則無所不備也故曰大備回者僞之自外入者也美質者誠之由中出

者也禮所以去偽故在回則釋之禮所以著誠故在質則增之以措則正致之以治已者也以施則行施之以治人者也竹箭之有筠言其和澤於外也松栢之有心言其堅實於内也故為天下之大端而禮者亦人道之大端也堅實於内者猶言實以君子之德也和澤於外者猶言文以君子之容也禮所以理萬物故物無不懷仁所以順鬼神故鬼神饗德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先王制禮廣大精微惟忠信者能學之然而纖悉委曲之間皆有義焉皆有理焉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昧

於義理則禮不可行必內外兼備而本末具舉則文因於本而飾之也不為過本因於文而用之也中其節矣長樂陳氏曰有忠有信則內有主而能正故曰禮之本有義有理則外有主而能行故曰禮之文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為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衆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為禮之文也○嚴陵方氏曰孟子言理義人心之所同此以為禮之文者彼主於體此主於用故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

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合於天時天時有生也謂四時各有所生之物取之當合其時設於地財地理有宜也謂設施行禮之物皆地之所產財利也然土地各有所宜之產不可强其地之所無如此自然順鬼神合人心而萬物各得其理也人官有能謂助祭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

之益人各有能有不能也物曲有利者謂物之委曲各有所利如麴櫱利於為酒醴桐竹利於為琴笙之類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地不養如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之類虙氏曰天時有生則陰陽寒煖之不齊地理有宜則高下燥濕之不一人官有能則當因任其能而不廢物曲有利則當曲成其利而不遺苟非禮之會通孰能與於此哉○嚴陵方氏曰以天所不生者為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為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固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延平周氏曰合於天時而天時有生也設於地財而地理有宜也合於人心而人官有能也理萬物而物曲有利也禮至於曲利萬物而

不遺非禮之妙孰能與於此然言順於鬼神合於人之心而止曰人官有能則是特言人之為成材而不及於鬼神者何也人者鬼神之所依言人則見鬼神矣君子之為禮順於天地而已矣非天地之所宜而以為禮者故君子謂之不知禮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定猶成也數稅賦所入之數也王制言祭用數之仂禮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數為行禮經常之法也禮之

大倫以地之廣狹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之倫類不同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隆也禮之厚薄則與年之上下為等王制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禮此兼言諸禮耳大殺謂年凶而稅斂之入大有減殺也匡與恇通恐也衆不匡懼謂無溝壑之憂也此其制禮有節財不過用故能如此長樂陳氏曰經言其常倫言其理舉其定國之數則有常故言大經以地廣狹則有理故言大倫夫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小

大是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先王之為禮節以制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則不傷於民則不害此其所以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龍衆葉氏曰禮無定經也以舉國之數為經也無常倫也以地之廣狹為倫也不自為厚薄也以年之上下為厚薄也制禮之節用財之數常相繼而不相離不獨於其隆也盛禮以自尊而又於其殺也貶禮以自卑益稱財以為禮而不以空文言禮也計其有而不虞其無喜其備而不憂其闕聖人之於禮也必不然矣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時者天之所為故為大堯舜湯武之事不同者各隨

其時耳聖王受命得天下必定一代之禮制或因或革各隨時宜故云時為大也順體宜稱四者下文析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與猷通謀也聿惟也言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已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以不墜先業耳今詩文作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江陵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四者乃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可紊故順次之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社稷山川鬼神之禮各隨其體之輕重而為禮之隆殺故曰體次之嚴陵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為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皆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序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既於義不得不然必須隨事合宜故曰次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諸侯有國宜之占詳吉凶故以龜為寶也家謂大夫也大夫卑不當寶藏五等諸侯各有圭璧以為瑞信又以天子所賜如祥瑞之降於天故以為瑞大夫非

為君使不得執故不當藏之臺門者門之兩旁築土為臺於其上起屋大夫不然各稱其分守也故曰稱次之

長樂陳氏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次之在人者小故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為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為體地祇則以陰為體人鬼則魂以陽為體魄以陰為體也喪之用則不儉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實之交則禮殺客之交則禮隆皆從其義而已矣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矣蓋順主仁體主禮宜

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為禮一也○嚴陵方氏曰龜所以決國疑圭所以稱國信諸侯有國者也故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大夫有家而已故不寶龜不藏圭變瑞言藏則以藏猶不可而况於瑞乎門之有臺所以壯國體故家不臺門凡此則以國家之辨各有稱焉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一廟下士也適士則二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此天子朔食之豆數

諸公十有六

上公也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諸侯十有二

通侯伯子男也亦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山陰陸氏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諸公十六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十二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茅菹麋臡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介副也上介一人餘為衆介宰太宰也謂諸侯朝天子時天子以太宰之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宰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以言之也大夫五介五宰者諸侯之大夫為君使而來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宰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也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天子祫祭其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賔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嚴陵方氏曰豆以實地産為主故每

用陰數介謂儐介之介此引諸侯牢介謂朝天子之禮也卿大夫牢介諸侯使聘天子之禮也其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卿可知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

五重者謂杭木與茵也茵以藉棺用淺色緇布夾為之以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中用絮然縮者二横者三為一重杭木所以杭載於土下棺之後置杭木於椁之上亦横者三縮者二上加杭席三此為

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也翣見檀弓

長樂陳氏曰多少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度文素者禮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隨宜以為貴以求其稱而已其言以多為貴則先之以廟而繼之豆介牢席者先神后人之序也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者養生送死之序也至於多少大小高下文素之間其先後之序葢可以理考○許氏曰裁羣物制庶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究其裒多益寡别嫌明微使禮之或多或寡或小或大或高或下或文或質各當其位而不相亂各稱其情而不相悖循其名列其器而義以脩焉禮以藏焉則非聖人莫能為矣故祧廟之設天子則七諸侯則降而五焉大夫三焉士則一焉非特以誠深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葢以天下有王尊祖親親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羞天子則二十有六豆諸公則殺而十六焉諸侯則十二焉上大夫八而下大夫六焉

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諸侯之七則多於大夫之五席重異宜諸侯之三則多於大夫之再事莫大於天子之喪故葬必七月杭木與茵之數至於五重而翣於八焉至諸侯則五月而葬三重六翣而已夫葬月之或七或五也杭茵柳翣之數五之與三八之與六天子諸侯之儀亦或幾於相亂矣夫其禮之相亂者其間不能以寸聖人乃惓惓致意焉葢以為毫釐之際所以明嫌表微者舍是無以自見也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

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為家無為賓之義故無介也特獨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天子祭天惟用一牛若巡守而過諸侯之境則諸侯奉膳亦止一牛其尊君之禮亦如君之尊天也諸侯相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不用籩豆之薦者以其主於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大夫出使行聘禮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之薦此見少者貴多者賤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食餐也位尊者德盛其飽以德不在於食味故每一餐輒告飽須御食者勸侑乃又餐故云一食也諸侯則再餐而告飽大夫士則三餐而告飽皆待勸侑則再食食力自食其力之人農工商賈庶人之屬也無德不仕無禄代耕禮不下庶人故無食數飽即自止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別雕飾謂之大路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罽五色一布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此罽為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此葢誤為七就嚴陵方氏曰繁纓葢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布葢色至於五然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謂之成繇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為大就之多者為次也

圭璋特

圭璋形制見考工記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則執璋玉之貴者不以他物儷之故謂之特特言獨用之也周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然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

琥璜爵

琥為虎之形璜則半環之形也此二玉下於圭璋不可專達必待用爵蓋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

酬酒時則以幣將送酧爵又有琥璜之玉以將幣故云琥璜爵也延平周氏曰饗至於酬爵則禮成矣圭璋春夏迎氣之玉有生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生物之意故不待禮成而特達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也

鬼神之祭單席

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為温暖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君視朝之時於大夫則特揖之謂每人一揖也旅衆

也士畢無問人數多少君一揖而已

長樂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犢以天子祭天之禮事其天子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以人敬神之禮敬諸侯也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謂其用鬱鬯之時而無籩豆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以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一食再食三食之數而食力者則無數也夫不待酬爵而特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不可以特達者琥璜也圭璋禮東南之玉而主乎陽琥璜禮西北之玉而主乎陰主乎陽則可以特達於天子主乎陰則必附爵而後通故易之陽卦畫奇陰卦畫耦以其陽故可以特而不必有附陰必資於所附而不可以特也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豈非所謂陽德歟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朝覲饗射之數而天神之祭則藁桔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蓋大夫之德

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天子則不然周官之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曰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

大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五獻子男之享禮也凡王享臣及其自相享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別尊之法門外缶者缶尊名盛酒在門外壺亦尊也盛酒在門内君尊子男之尊也子男用瓦甒為尊

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人君面尊而專惠也其壺缶但飲諸臣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以小為貴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又大於壺

嚴陵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目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椁者止為一重椁則周於棺此棺椁以大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為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若籩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高

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以體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亦為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則知壺亦皆瓦矣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九尺以下之數皆謂堂上高於堂下也考工記堂崇三尺是殷制此周制耳臺門見前章嚴陵方氏曰陽數窮於九天子

則體陽道之極故也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為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焉前言家不臺門而有國者得用之矣故天子諸侯臺門凡此皆以高為貴故也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

封土為壇郊祀則不壇至敬無文也禁與棜皆承酒樽之器木為之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亦畫青雲氣

菱苕華爲飾也於是舉名禁者因爲酒戒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廢去其禁而不用也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也棜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嚴陵方氏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下言至敬無文是也壇特人爲高非禮之自然也故埽除其地以致其潔也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於其質也是矣禁所以承酒尊且棜也禁也皆所以爲酒戒曰棜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棜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爲禁無足者爲棜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爲貴於大夫用棜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貴如此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

裳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也

龍衮畫龍於衮衣也白與黑謂之黼黼如斧形刺之於裳黑與青謂之黻其狀两已相背亦刺於裳也纁赤色冕祭服之冠也上玄下纁前後有旒前低一寸二分以其冕俛而謂之冕冕同而服異一衮冕二鷩冕三毳冕四絺冕五玄冕各以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有多少朱緑藻者以朱緑二色之絲

為繩也以此繩貫玉而垂於冕以為旒周用五采此言朱緑或是前代之制十有二旒者天子之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黄玄為次自上而下徧則又從朱起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此數雖不同然皆每旒十二玉繅玉五采也此皆周時天子之制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亦非周制周家旒數隨命數詳見儀禮冕弁圖○疏曰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

其中有黼也狐絺冕而下其中有黻故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菽云玄袞及黼是特言黼終南云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陳氏曰藻潔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

長樂陳氏曰此經主以文為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袞而已諸侯之服雖曰自袞冕而下然其德則貴乎能斷故言黼抑亦舉其下者而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有章有黻而已故言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蕃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必貴乎能斷大夫有臣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於去就之義不可以不辨也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則天子至於士皆玄衣也裳間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也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象事之在下此貴賤之所通也所異者特繡績

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

敬之至者不以文為美如祭天而服黒羔裘亦是尚質素之意折旋揖讓之禮容所以施於外賔見父之族黨自當以質素為禮不為容也大圭天子所搢者長三尺不琢不為鐫刻文理也大羹太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

大路殷祭天之車朴素無飾以蒲越為席犧尊刻為犧牛之形讀為娑音者謂畫為鳳羽娑娑然也此尊以麄疏之布為覆冪樿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嚴陵方氏曰大圭之用即其體而無琢刻之功所以為大若鎮圭之類則小矣大羹之湆遺其味而無調和之齊所以為大若鉶羹之類則小矣大路之制因其質而唯朴素之尚所以為大若金路之類則小矣禮之不同者固多而大槩不過於多少大小高下素文○長樂陳氏曰至敬無文篤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天子大圭則搢之不琢而抒上所以象乎天之藏物而無為也羹不和謂之大羹路不飾謂之大路以其道之所寓而非功之所致也以蒲為席謂之越席畫牛於尊謂之一尊牛取其能耕犧

言其共祭言犧而不言斗以共祭為主也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宗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鼏唯尊而已○許氏曰禮貴乎多者葢非多則不足為禮之稱也然物欲有盡而人情亡藝使天下而皆饜足其好多之心則雖窮天下之物一以亂天下之禮而已是以聖人之制有推而進焉以不奪其情亦有抑而反焉以求深其本是故天子無介祭天用特天子之膳諸侯非不能備多品也而用止一犢諸侯相朝主國豈不能備籩豆也而灌止用鬯繁纓美於多就而大路一就也琥璜用於爵幣而圭璋之特也不特禮之多少為然推之於小大高下文質之間亦莫不然故宮室器皿尊者極其大而宗廟之尊彝爵之貴於散也觶之崇於角也瓦甒之尊於壺缶也無非不廢其大而隆其小也堂筵門臺尊者極其高而祭天之地不壇也天子之尊而廢禁也又無非樂其高而不忘其下也龍袞玉藻文采之隆於天子極

矣而祭天之用圭不琢羮不和大路質素而越席之用犧尊布冪而樿杓之貴豈以文采之用而盡廢其質哉多少不同其用而各惟其宜文質不一其施而悉惟其稱或大或小或高或下狹不可豐廣不可殺情文並施條理不紊而禮之本末始得以並著於天下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省察也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為善馬氏曰自禮以多為貴而至於禮以素為貴皆禮之寓於形名數度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為有餘殺之而不以

為不足唯其稱而已

此為禮不可不察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用心以致備物之享則心在於物故曰外心然所以貴於備物者聖人葢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盛大溥徧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如此豈得不以多為貴乎此制禮之君子所以樂其用心於外以致備物也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散齊致齊祭神如在皆是內心之義惟其主於存誠以期感格故不以備物為敬所以然者葢有見夫天地之德所以發生萬彚者其流行賦予之理密緻而精微即大傳所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也縱使徧取天下所有之物以祭天地終不能稱其德而報其功

不若事之以誠敬之為極致是以行禮之君子主於存誠於内以交神明也愼獨者存誠之事也嚴陵方氏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焉以體禮於内故有内心焉用心於外故以多為貴用心於内故以少為貴德之發揚則其和足以訓萬物矣訓猶言翕張也德雖不言而翕張萬物如之一翕一張相濟而和則大得其理而功之所施者博矣以多為貴乃其稱歟故君子樂於發也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産物生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産之致也精微德之所致如此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以少為貴乃其稱歟故君子愼其獨也

古之聖人内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

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尊其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樂其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為美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或稱其內或稱其外也嚴陵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即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稱其內心則以少為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以多為美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疏曰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士庶人稱匹夫者惟與妻偶耳馬氏曰君子者以位之貴者言之匹士者以位之賤者言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位之尊具禮可以以其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大牢而祭謂之禮也至於匹士大牢而祭故謂之攘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

管仲齊大夫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為之自頷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為纓天子

朱諸侯青大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也藻水草也藻梲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此皆管仲僭禮之事濫放溢也嚴陵方氏曰是皆天子之禮管仲以陪臣為之則過於奢矣奢則僭故君子以為濫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難為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晏平仲亦齊大夫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

足以掩豆故假豆言之耳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者也隘陋也嚴陵方氏曰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為下者以此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禮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前篇言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葢得其道矣

記者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曰夫子所以能此二者葢以得其行之之道也

馬氏曰紀者衆目之總禮者亦百行之總君子之戰非必於克而克隨之君子之祭非必於受福而福亦隨之葢在已者有以先之也在已有以先之者禮而已矣○嚴陵方氏曰紀一定則衆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之行禮所以不可不慎也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子之所謂則得其道可知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君子曰記者自謂也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也周禮

大祝掌六祈小祝有祈福祥之文皆是有故則行之不在常祀之列麾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祿猶褒也器幣之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樂也嘉事冠昏之禮莫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祭祀也寧祝而已故不祈因時而已故不麾蚤〇馬氏曰器幣所以將誠苟祿大其器而無其意君子不樂也書

曰享多儀儀不及物一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此同意冠昏之禮必先祭於祖廟者非以嘉事為善也示其有尊祖敬禰之意禮有以大為貴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為貴而薦不美多品者脩其在中之誠而已葢君子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在外之物不可得而盡盡其在內之志而已矣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夏父弗綦人姓名也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僖公僖公者莊公之庶子閔公之庶兄也僖公薨子文公立二年八月祫祭太廟夏父弗綦為宗伯典禮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臣

居君之上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時人以文仲為知禮孔子以其為大夫而不能止逆祀之失豈得為知禮乎金華應氏曰文仲不知正其順祀之為禮徒以昵於所親之為孝

燔柴於奥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也今弗綦為禮官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傳爨烹者祭饔爨其神則

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報之也有問竈可祭否朱子曰飲食所繫亦可祭○嚴陵方氏曰祀奥者以竈能化飲食以養人故也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延平周氏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而嗇之有先嗇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禮以敬為本一者敬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乎。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

中亦自有常有變○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讓之類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為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為禮古之言禮者內之為本外之為文多之為美少之為貴凡此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小大為顯設之皆當禮之所以備也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經禮至於三百之多曲禮至於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誠實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為貴是內

心之敬無不實者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為貴美而有文是外心之實者嚴陵方氏曰禮雖不同至於致其誠則一而已竭情盡慎致其敬則誠之存乎内者美而文則誠之發乎外者或内或外皆不離乎誠故每以誠言之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親始死而哭踊無節是直情而徑行也故曰直而行父在則為母服期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是委曲而減

殺之也故曰曲而殺父母之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魚俎皆十五是經常之禮一等行之也故曰經而等順而討者順其序而討去之若自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是也撕而播者芟取在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如祭俎之肉及羣臣而胞翟之賤者亦受其惠是也推而進者推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及旅酬之禮皆得舉觶於其長是也冕服旗常之章采樽罍之刻畫是放而文也公侯

以下之服其文采殺於天子而不敢極致是放而不致也摭猶拾取也雖拾取尊者之禮而行之不謂之僭逆如君沐粱士亦沐粱又有君大夫士一節者是順而摭也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不可不知也嚴陵方氏曰直而行者謂行吾誠於内而無所屈曲而殺者謂為所隆者厭而不得伸經而等謂順理之常無貴賤一也摲而播謂摲此以播於彼放而文謂觀象放法以致其飾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白龍而下是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殷尚白夏尚黑素即白也青近於黑不言白黑而言素青變文耳此類皆制作之末舉此以例其餘則前之創造後之因仍皆可知矣○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已嚴陵方氏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一也夏造殷因者言夏造於前殷因之於後也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臨川吴氏曰言夏殷周三代之時禮之儀文雖小有損益而其所以為禮者則一故天下之民皆可通行蓋損益而異者禮之文耳禮之本則相因不變而無不同也又曰所尚之色雖有或素或青之異然禮之本則夏造

作於前殷因襲於後無不同者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承上夏造殷因而言三代尸禮之異周之禮尸即位而坐詔者告尸以威儀之節侑者勸尸為飲食之進詔與侑皆祝官之職祝不止一人無方謂無常人也宗廟中可告之事皆得告之也亦然亦如殷之禮也禮同本於道之同故云其道一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夏之禮尸當飲食則暫坐若不飲食則惟立以俟祭事之終也殷則尸雖無事亦坐嚴陵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惟坐尸而且詔侑無方為此特文備之事爾而於禮莫不然也故曰其禮亦然以其道未始不相因故曰其道一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周家祫祭之時羣廟之祖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為酬酢毁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而已此六尸自為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故曾子言周

家此禮其猶世俗之醵與醵斂錢共飲酒也錢之所斂者均則酒之所飲必均此六尸之旅酬如醵飲之均平也臨川吴氏曰此承上文言周之異於殷者不但詔侑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而又引曾子釋淤酬之言於後以結之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其事本多端此獨舉血腥爓孰

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於祭故也郊祭天也郊祀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孰此各言者據先設者為主也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爓孰大饗祫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去人情稍近郊先薦血大饗則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獻酌酒以薦獻也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為三獻也爓沉肉於湯也其色畧變去人情漸近矣此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但當先者設之在前當後者設之居後據宗伯社稷五祀

初祭降神時已埋血據此則正祭薦爓時又薦血也一獻祭羣小祀也祀卑酒惟一獻用孰肉無血腥爓三者蓋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為褻近以其神卑則禮宜輕也延平周氏曰獻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天獻以孰乃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蓋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至也爓與孰以牲言質與文以禮言○嚴陵方氏曰全乎天者莫如血故用之於郊近乎人者莫如孰故用之於獻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且由爓而上則尚氣而已至於孰則又尚味焉故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

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作如作聰明之作過意為之也言先王制禮之初一以誠敬為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後世守而行之非過意而故為極致之情也此由始於古也上公之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舉其中而言之兩君相見必有介副之人以伸賓主之情不如此則太愿慤而無禮之文矣已太也三辭三讓者賓初至大門外

交擯之時有三辭之禮及入大門主君每門一讓則賓一辭凡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也不如此則大迫蹙而無禮之容矣山陰陸氏曰禮出於自然非作之也夫禮一於本而已則或失之愿

是故以介相見辭讓而後至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此因上章言而君相見之禮漸次而進故言祭祀之

禮亦有漸次由卑以達尊者魯人將祭上帝必先有事頖宮頖宮諸侯之學也魯郊祀以后稷配先於頖宮告后稷然後郊也虖池并州川之小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繫繫牲於牢也七日戒散齋也三日宿致齋也敬慎之至如此故以積漸為之何敢迫蹙而行之乎 馬氏曰大者小之所積由小而至大莫不有漸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有事於頖宮者凡以此也不如是則情失於懲且戚矣與夫直情徑行者無以異也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禮容不可急遽故賔主相見有擯相者以詔告之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此二者皆溫藉之至也溫藉之義如玉之有承藉然言此擯詔者是承藉賔主相步者是承藉樂工也嚴陵方氏曰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由是也鄉飲酒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此辭讓之數必以三也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小焉七日戒即祭統言散齊七日以定之是也三日宿即祭統言致齊三日以齊之是也此皆先事而備焉故曰慎之至賔主相

接而後禮行替相相資而後樂作而綏而不迫和而無乖故曰溫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於反思而不忘禮制之初聖所作也貴於脩舉而不墜二者皆有初故曰不忘其初擗踊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亦以愜其本心之願望也此二者是反本之事嚴陵方氏曰物有本末時有古今然逐末之流

而不知其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脩此其別也言凶事則知朝事之為吉禮言朝事則知凶事之為喪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藁鞂之設

醴酒之美用矣而列尊在玄酒之下今世割刀之利便於用矣而宗廟中乃不用割刀而用古之鸞刀下

莞上簟可謂安矣而設稾鞂之簏者為郊祀之席此
三者是脩古之事鸞鈴也刀鐶有鈴故名鸞刀割肉
欲中其音節郊特牲云聲和而後斷也莞蒲之細者
可為席簟竹席也稾鞂除去穀之稈也鞂與禹貢秸
字同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有主主於反本脩古也但以此二者求之則可以稱
述而學之不厭矣嚴陵方氏曰主猶賓主之主以其衆之所從故也蓋本者末之主故

先王之制禮也必反之古者今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脩之此之謂有主夫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内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無節於内言胷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也觀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察物而不由禮以察之何以能得其是非之實作事而不由禮何

以能存其主敬之心出言而不由禮何以能使人之信其言故曰禮者事物之極致也嚴陵方氏曰無節於內則所存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體物者也故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葢由禮乃能得物之情故也事無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矣言無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之信矣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財物幣玉牲牢黍稷之類無財無物不可以行禮故

先王制禮必因財物而致其用之之義焉然財物皆天時之所生故祭祀之大事亦必順天時而行之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皆是也夫明生於東故春朝朝日必於東方月生於西故秋莫夕月必於西方為高上之祭必因其有丘陵而祭之為在下之祭必因其有川澤而祭之一説為高為圜丘也為下為方丘也祭有輕重皆須財物故當天時之降雨澤也君子知夫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

勉勉而不已也則安得不用財物為禮以致其報本之誠乎

嚴陵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下文所云皆其事矣大事若春有祠夏有礿秋則有嘗冬則有烝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則朝日於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則夕月於夜明之坎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為事高之禮因川澤之下而為事下之禮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也然此皆財物之大者爾若悉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茍可以為禮者莫非財物也故終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

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置如置諸左右之置謂使之居其位也禮莫重於祭當大事之時必擇有道德才能者執其事又從而誓戒之周禮冢宰掌百官之誓戒是也因天之尊而制為事天之禮因地之卑而制為事地之禮郊社是也中平也成也巡守而至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

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舜典柴岱宗即其禮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建都之地也兆於南郊歲有常禮其瑞物之臻休徵之應理或然耳而後世封禪之說遂根著於此牢不可破皆鄭氏祖緯說啓之也馬氏曰夫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聖人於祭不能自任其事則任之以人故有尚德尊道任能舉賢誓衆之事自尚有德至舉賢而置之則小大之官莫不具其職聚衆而誓之則小大之官莫不謹其職故於廟足以饗親於郊足以饗帝天者高之極者也故於高必因丘陵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故為下必因川澤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

土以饗帝于郊因天之事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嚴陵方氏曰饗亦祭也以祭之而見饗故謂之饗曰祭則以人而言其事曰饗則以神而言其禮也鳳雖曰凰以羽族故言降也龜龍鱗介之族故曰假四靈獨不言鱗者以麟土畜土分王於四時言三者則麟在其中矣四靈之物至則無獝狘之患矣五行之氣和則無愆伏之災矣聖人夫何為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

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天道陰陽之運極至之教也聖人禮樂之作極至之德也無以復加故以至言罍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罍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天子諸侯皆有左右房此夫人在西房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罍尊畫為山雲

之形犧尊畫鳳羽而象骨飾之故亦曰犧象此章言

諸侯時祭之禮 延平周氏曰天道無非教凡有象者皆至教也聖人無非德凡在於動作之間者皆至德也自罍在阼而下皆所謂至教至德者也雷陽也斗陰也故罍尊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旋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為陽和者為陰故縣鼓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西行夫人在西房而東酌罍尊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陰陽之配也君陽也夫人陰也君與夫人之禮交舉於上此陰陽之體見於禮者也六律陽聲也六呂陰聲也律呂之聲交應於下此陰陽之聲發於樂者也一陰一陽謂之道而道者德教之

所自出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

為之也節事為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言君子之心明睿洞達觀器用則知工之巧拙觀人之發動舉措則知其人之智愚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致謹於此以其所關者大也故曰蓋古有是言而記者稱之耳張子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

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嚴陵方氏曰治定制禮故於禮曰制功成作樂故於樂曰修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所寓也樂者志之所寓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正謂是矣君子之人達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知言巧則拙可知言知則愚可知蓋工有巧拙則見於器者有利病人有知愚則見於發者有當否故也凡為彼所觀者以吾有與也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而況於禮樂之所示乎所謂與人猶言接人也或發於言或發於行皆所以與人者也○馬氏曰禮所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所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記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别而言之則禮者反其所自生樂者樂其所自成合而言之樂亦反其所自生也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節事事者自外作者也樂所以和人之内故

以道志志者由中存者也禮雖約人之外未嘗不在內記曰禮節民心樂雖和人之內未嘗不在外記曰樂和民聲别而言之則禮在於外而樂在於内合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觀其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其禮樂之失則知其亂所謂治者非必已治也所謂亂者非必已亂也達其得失之幾則治亂之將形皆得以知之矣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故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均是器也而器有巧拙均是發也而發有智愚君子之達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内蓋達之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

大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君出廟門迎牲親牽以入然必先告神而後殺故大夫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也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則君親割制牲肝以祭神於室此時君不親獻酒惟夫人以盎齊薦獻盎齊見前篇及薦孰之時君又親割牲體然亦不獻故惟夫人薦酒也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

不已也一云切切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

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

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云血毛詔於室羹肉汁

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

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

三詔者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爓之時設饌在堂也祊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祊也記者又引古語云於彼乎於此乎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

嚴陵方氏曰君子固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大廟之事必夫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則其敬也尤見於此故曰大廟之內敬矣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言制祭亦制之矣以方散而多少未定故曰制及旣熟而多少已定故曰制也祭言其用也牲言其體也或言其用或言其體互相備也夫人祭酒者謂凡酒也牲雖以天産為陽然對酒言之則養人之

陰而已君親割牲以養其陰夫人薦酒以養其陽亦陰陽相濟之義也薦盎其義亦若是而已且制祭薦盎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盎腥與齊神道故也饋食以事人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盎孰與酒人道故也然君以盎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盎殺禮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納牲詔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為明故也三詔求之固有可得之理而曰求而未之得特疑其如此而已故以盎言之道猶言也設祭于堂言正祭之時也為祊乎外言索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之為門言外以見堂之為內祭言其事也祊言其所也謂之祊者祝祭求神以此為所在之祊故也且神無方也祊特人為之爾故言為祭必有所陳焉故言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或於此而祭之非一日求之非一

處故曰於彼乎於此乎○馬氏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是故君親牽牲推而下之至於夫人薦酒皆夫婦身親莅之致其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故曰大廟之內敬矣納牲詔於庭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之時也血毛詔於室君親制祭夫人薦盎之時也羮定詔於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時也設祭於堂祭於廟之內也為祊乎外祭於廟之外也祭於內則疑於外祭於外則疑於內則曰於彼乎於此乎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獻酌酒以薦也祭羣小祀則一獻其禮質略祭社稷五祀三獻其神稍尊故有文飾五獻祭四望山川之

禮也祭者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則七獻禮重心肅洋洋乎其如在之神也長樂陳氏曰禮畧故質禮加故文祭則其事地也祭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爓則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嚴陵方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有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此祭祀之獻所以有一二五七之異也夫羣小之祀禮則簡矣故言質社稷五祀則其禮差詳故曰文四望山川地道也故言祭先公人道而已故神之惡其褻故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

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葢重禮也

大饗祫祭也言王事者明此章所陳非諸侯所有之事也三牲牛羊豕也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麋籩豆所薦品味皆四時和氣之生成內金納侯邦所貢之金也示和示諸侯之親附也一說金性或從或革隨人故言和也君子於玉比德諸侯來朝璧加於束帛

之上尊德也陳列之序龜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也金在其次以人情所同欲故云見情也自三牲以下玉丹漆等物皆侯邦所供貢並以之陳列或備器用與衆共財言天下公共所有之物也其餘無常貨謂九州之外蠻夷之國或各以其國所有之物來貢亦必陳之示其能致遠方之物也但不以為常耳諸侯為助祭之賓禮畢而出在無算爵之後樂工歌陔夏之樂章以送之設施如此蓋重大之禮也註讀

肆為陔者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則奏陔夏故知此當為陔也○劉氏曰後篇言鍾次之以和居參之則此言内金示和亦取其聲之和耳見情也者見人情之和也嚴陵方氏曰三牲魚腊天産也天産所以作陰德故以味為主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蓋味為陰故也籩豆之薦地産也地産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為主而曰四時之和氣蓋氣為陽故也且味非美則不足以養人氣非和則不足以養生故於味曰美於氣曰和也九州之外蕃國無常貨貴之不備而且各以其國之所有則示能致遠物而已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故其言如此○延平周氏曰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也薦四時之和

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唯其明有以得人心而幽有以贊天地然後為可以事神○馬氏曰君子之於祭祀慎終如始祭之畢則飲酒無算又慮其禮之無節故奏肆夏以節之使之安宴而不亂葢重禮也重其禮者重其大饗之禮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為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亡如事存所以為仁之至附於身附於棺

皆必誠必信所以為忠之至斂之衣服葬之器具皆全備無缺莫非愛親之誠心故亦曰仁之至朝聘燕享幣有常用故幣帛籩筐將其厚意義之至也此仁與義之為道皆可於行禮之際觀之故曰禮其本也

嚴陵方氏曰遠而尊者主乎敬近而親者主乎愛祀帝於郊所以為敬祭親於廟所以為仁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為主爾記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為主爾○馬氏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為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

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何也蓋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賔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延平周氏曰喪禮欲其不欺於已故曰忠之至服器之死而致生故曰仁之至賔客用幣以將意故曰義之至禮雖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成禮乃在於禮故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甘於五味屬土土無專氣而四時皆王故惟甘味能受諸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為質所謂繪事後素也以

此二者況忠信乃可學禮道猶行也道路人所共行者人無忠信則每事虛偽禮不可以虛偽行也大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嚴陵方氏曰夫薄於德者於禮虛無忠信之德以實之則禮之道亦無由而行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亦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此經言得其人之為貴也○馬氏曰甘者味之美質也白者色之美質也忠信者人之美質也然後可以文之也故甘則受和白則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和所以文其味采所以文其色禮所以文其忠信質不能立於內則文不可行於外故曰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之為言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不學詩無以言然縱使誦三百篇之多而盡言語之長其於議禮猶概乎未有所聞也一獻小禮亦不足以行之使能一獻不能行大饗之禮謂祫祭也能大饗矣不能行大旅之禮謂祀五帝也能具知大旅之禮矣不能行饗帝之禮也謂祀天也禮其可輕議乎

嚴陵方氏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雖多能言之而已未必能行禮則貴乎能行也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大饗者祭先王之九獻也以會而旅焉故謂之旅饗帝謂昊天上帝也夫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經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曰毋輕議禮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

逮及也闇昧爽以前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

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於室也外人將饌至户内人於户受之設於尸前内外相交承接故云交乎户也正祭之後儐尸於堂故謂之堂事此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人即階而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子路權禮之宜畧煩文而全恭敬故孔子善之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爾蓋禮以敬為主故也季氏之於祭徒

欲其久而不能敬乂豈知禮之意哉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强力即聘義所謂强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强力通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跛倚蓋倦怠之所致也室事謂有事乎室若血毛詔於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乎堂若羮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内外異位乃以内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為力矣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禮記大全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大全卷十一

明　胡廣等　撰

郊特牲第十一

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石梁王氏曰此篇皆記祭事而雜昏冠兩段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

禮有以少為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牲而賤大牢也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慤○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又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

一時祭享之禮又曰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説却好。今按召誥用牲於郊牛二蔡氏以為祭天地非也牛二帝牛稷牛也社于新邑祭地也故用大牢嚴陵方氏曰於郊故謂之郊郊言郊以知社稷之在國言社稷以知郊之為天地於牲言特以見大牢之非一於牢牢曰大以見特牲之用犢也特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郊言特牲膳言用犢亦互相備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亦唯其稱而已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爾經言帝牛不言以為稷牛蓋謂是矣禮器言天子祭天特牲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大牢掌客言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王合諸侯而饗禮

則具十有二牲其言正與此合凡此則尊者常小而少卑者常大而多也天子牲孕弗食則諸侯容或食之言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馬氏曰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郊則以特天下之物皆天子之所有亦無以稱其德故諸侯則膳之以犢社稷者土穀之神而諸侯為君守者也社稷以大牢則諸侯亦賜之大牢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臭亦氣也餘並見前篇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諸侯來朝以客禮待之是為賔也在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諸侯相朝亦然明貴氣臭之義也周禮作祼字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祼則使宗伯酌圭瓚而祼之酢則賔酢主也此大饗謂主饗諸侯也脯加薑桂曰腶脩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而必先設腶脩於筵前然後設餘饌故云尚腶脩也此明不享味之義長樂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

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備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為誤是過論也又曰禮以全於天者為尤厚近於天者為差厚以近於人者為差薄全於人者為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爛者近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於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哉鬱鬯陽物也腶脩陰物也用陰物所以神之尚陽物所以明之而其所以不饗味一也夫大饗於神則王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者蓋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嚴陵方氏曰一獻孰則饗味矣味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爛之至爾經曰血腥爛祭用氣也以臭生於氣故此曰氣臭腶言捶肉如腶脩則以薑桂脩之諸侯為賓即大饗之時天子饗諸侯於廟中然非君三重席之饗也鬱鬯可以養陽腶脩可以養陰

養陽不以酒醴養陰不以犧牲則以所饗在臭而不在味故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是

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嚴陵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他國之卿來聘而大夫為之介焉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其丈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饗春饗孤子也禴春祭宗廟也孤子死事者之子孫食秋食耆老也嘗秋祭宗廟也周之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禴夏殷之禮也饗禮主於酒食禮主於飯周制則四時之祭皆有樂

長樂陳氏曰饗禘以飲為主飲以天產而養陽氣故有樂食嘗以食為主食以地產而養陰氣故無樂禘饗禘以春食嘗以秋春為陽秋為陰陽則來而主長陰則往而主成故禘之有樂所以迎來嘗之無樂所以送往春饗孤子以助其長秋食耆老以順其成凡此順陰陽而已此與祭義言春禘秋嘗同而王制祭統則言夏禘秋嘗烝夏殷之禮不同也○山陰陸氏曰春饗孤子耆老亦饗焉秋食耆老孤子亦食焉知然者周官酒正凡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又文王世

子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反養老幼于東序知之也此一節言若繁複所謂其中必有美焉者也彼見形而不及理往往不察故君子記之如此使讀者盡心焉○馬氏曰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春禘所以達其怵惕之心秋嘗所以達其悽愴之心故春饗生者之陽氣而禘死者之陽氣則有樂有樂者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食生者之陰氣而嘗死者之陰氣則無樂無樂者所以順陰氣之入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其十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

七也十二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九也正鼎鼎别一俎故云鼎俎奇也籩豆偶者據周禮掌客及前篇所舉皆是偶數又詳見儀禮圖長樂陳氏曰鼎俎之實以天產為主而天產陽屬故其數奇籩豆之實以地產為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褻味所以盡志貴多品所以盡物盡志所以交於神盡物所以交於明先儒以旦為神其說是也○嚴陵方氏曰籩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所謂水之品也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所謂土之品也水土之品非人常所食故曰不敢用褻味或水或土所取不一故曰而貴多品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

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肆夏樂章名九夏見周禮易以敬言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爵拜而樂止及主人獻君樂又作君卒爵而樂止也歎之歎美之也奠酬而工升歌謂奠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主賓之德故云發德也匏竹笙也樂所以

發揚道之舒暢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一闔一闢而萬事得宜也嚴陵方氏曰此言諸侯為賓之禮也故曰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以迎賓而納之且能易則賓主之情不離能敬則賓主之情不流不流不離禮樂之道也夫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爵始卒而樂遂闋則能以反為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且樂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卒爵則酬酢之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闋也不亦宜乎闋終也孔子於與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而樂闋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於禮之亡則傷之而歎也於樂之深則美之而歎也主酌賓曰獻賓荅主曰酢主復荅賓曰酬奠酬謂奠置酬爵之時也夫禮成於三奠酬則禮成而賓主之德可知也故樂工升歌以發之蓋雖有其德非發之於聲音則無自而明故也升歌即仲尼燕居

所謂升歌清廟示德是矣或言發或言示互相備也歌者在上故經每謂之升歌匏竹在下故經每謂之下管匏即笙竽之類竹即箎笛之類以舁其考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柷敔要之在上者以歌為主在下者以匏竹為主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馬氏曰歌者聲之發於口匏竹者聲之寓於器寓於器者其聲粗發於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樂由天作則樂者陽也故樂由陽來禮以地制則禮者陰也故禮由陰作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和而萬物得古之人言禮樂未嘗徇於一偏之說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

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旅陳也庭實所陳之幣非一方所貢故曰無方以土地之產各有所宜而地里有遠近則入貢之期日有先後也前篇言金次之此言鍾次之蓋金之為器莫重於鍾故變文言之也金示和而參居庭實之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君子於玉比德往德者言往進此比德之玉於有德之人也

長樂陳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衆幣所以無方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近之期在人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交有六物之異

六物之異者所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遠近之期也金之為體則實而其為性則順體之實則足以見情而性之順則足以示和示服猛者所以明德威惟畏也禮器言大饗之所貢故言三牲魚腊以至丹漆絲纊竹箭之類而極其多此言常貢之法則陳其大率而已此詳略所以不同也○嚴陵方氏曰土地所生之物有宜有否各使貢其所宜之物焉故以別言之地之遠者來之期常疏地之邇者來之期常數故以節言之鍾即金也金則以材言鍾則以器言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庭燎者庭中設炬火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

伯子男三十今侯國皆供百寮自桓公始之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大夫之僭自晉大夫趙武始長樂陳氏曰天下有道天子馭諸侯諸侯馭大夫大夫而禮樂有差天下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禮樂無別周之天子無道故齊桓公僭天子之禮而至於庭燎之百趙文子僭諸侯之樂而至於奏肆夏也蓋齊桓公之僭以强趙文子之僭以奢記者録而罪之以其濫觴於一時而致洋溢乎天下後世也○山陰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金華應氏曰大夫

之僭起於諸侯之失禮而已故此篇之譏自齊桓趙文子始焉夫齊桓將仗義以服諸侯也乃自以庭燎之百誇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趙文子輔其君以伯者也而自僭肆夏覇國之禮已失矣則何以責夫大夫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朝覲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又以已物而私覿主君故曰非禮也若大夫執其君之命圭

而專使則當行私覿之禮以申已之信故從君朝覲而不敢私覿是敬已之君也今從君以來而施設庭實以為私覿大夫何可為此於諸侯之庭乎譏其與君無別也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從君而行則不敢私覿也長樂陳氏曰易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則為諸侯者其可庭實於諸侯之庭乎庭實於諸侯之庭者諸侯之無王也曲禮言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又況大夫從其君之朝覲其可以私覿於諸侯之庭乎私覿於諸侯之庭者大夫之無君也檀弓曰大夫朿脩之問不出境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此所謂人臣無外交而不貳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大夫富强而具饗禮以饗君以臣名君故曰非禮大夫强横僭逆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三桓魯之三家皆桓公之後也先是成季以莊公之命酖殺僖叔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於是又殺慶父故云由三桓始○疏曰按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强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

而言長樂陳氏曰以大夫而饗君猶為非禮又況以諸侯而饗天子乎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法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未嘗不以賢而其所以待大夫未嘗不以禮其有至於殺者蓋其始也任之不以賢故其終也不可待之以禮耳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天子所以無客禮者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主故也適臣而升自主階是為主之義不敢有其室者言人臣

不敢以此室為私有而主之矣況敢為主而待君為客乎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惟春朝夏宗以客禮待諸侯則天子以車出迎夷王康王之玄孫之子長樂陳氏曰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為之朝宗之禮而不純以臣待諸侯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所以明其恩也於秋萬物分辨之時為之覲禮而純以臣待諸侯則負依南面而不下堂所以明其義也明其恩則天下知所賢明其義則天下知所尊知所賢則人樂於為德知所尊則人樂於為禮此天子之德所以常盛於下而其勢所以常隆於上矣至夷王則不然於其秋覲之時亦與諸侯分庭抗禮而下堂見之是其自卑所以起諸侯之僭自弱所以起諸侯

之强以平王東遷而齊王室於邦君降黍離於國風者非由此哉○張氏曰不當下堂而下是天子弱而諸侯强也若負屏而立謂之朝是當行禮於庭中也

諸侯之宫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宫縣諸侯軒縣則三面而已白牡殷祭之正牲後代諸侯當用時王之牲也又諸侯當擊石磬玉磬天子樂器書言鳴球是也諸侯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也干盾也

錫者盾背之飾金為之大路殷祭天所乘之車也長樂陳氏曰樂書曰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宫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豢天帝玉磬之音諸侯擊玉磬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亦設錫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牡之禮也乘以大輅僭天子乘車之禮也葢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僭之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其不僭竊而有之未之有也言諸侯僭禮則樂可知矣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此皆諸侯之禮兩旁起土為臺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

内外為敬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坫在兩楹之間兩君好會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故曰反坫舊讀繡為綃今如字繡黼者繡刺為黼文也丹朱染繪為赤色也繡黼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冕服是絲衣則中衣用絹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也○石梁王氏曰繡當依詩文不可改為綃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相貴以等謂擅相尊貴以等列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二年吴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記者以禮之正言之而又有他義者舊說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為大夫者亦得立宗廟於其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無功德不得出封為諸侯而食采畿內者亦得立祖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廟也由三桓始謂魯之三家立桓公廟也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强也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

無法守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相貴以等言相尚以勢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言相尚以利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則不能饜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亂矣○嚴陵方氏曰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覿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為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覿言非是則不行貨指物利指事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以其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以其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疏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

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以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恐大過故曰尊賢不過二代○眉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有虞氏之時棄為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肇祀是也丹朱為唐堯後作賓于虞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為二王後湯為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固當以禹之裔為二王後無疑矣仲虺之誥稱湯之德有曰茲率厥典言其能率循舊典不易故常也豈其於崇德象賢之事獨不稽古乎至周則封微子於宋至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杞亦必因成湯封舜禹之後於陳杞可以推知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為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繼世

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嘗為南面之君故也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延平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鄉答天也陽即天也○山陰陸氏曰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離是也

答猶對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大

夫不稽首者非尊重家臣也以避國之正君也葢諸侯與大夫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於君矣家臣若又稽首於大夫則似一國而兩君矣故云以辟君

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陰之位君以陽明為德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為德故北面以答君君所以示順也君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答臣者君之所統故不可言答陰於君曰鄉則不斥其體君尊故也周官司士於王曰鄉自公而下皆曰面莊子言堯之為君曰南鄉言舜之為臣曰北面皆此意也然對而言之則如此離而言之君亦可以言面故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經言聖人南面而立周官大祝辨九拜而以稽首為先則稽首者首至地而為禮之隆也諸侯之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

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者乃可以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

有獻弗親者使人往獻不身自往也不面拜不親見君之面而拜也恐煩君答拜故也嚴陵方氏曰此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爾故於大夫有相荅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荅己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馬氏曰非不役志於獻而有慢君之賜也蓋禮無不荅而上之不虛取於下也為其君之荅己故弗親不面拜禮從其簡而已亦所以尊其君也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即此事也舊説裼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於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何以聽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謂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為難故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何以聽以射者其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為士者當習於射以六藝之一也不敢以不能辭惟可以疾辭蓋生而設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故不去樂故致齊之不樂樂者三日然後用之以祭猶恐不敬果於齊之二日伐鼓則何居何居者疑而嘆之之辭也○山陰陸氏

曰此豈魯事歟不直言之諱也○嚴陵方氏曰家語曰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繹是堂上接尸祊是於室內求神皆一時之事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

市内西方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隂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隂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地秉隂則社乃隂氣之主社之主設於壇上北面而君來北牆下南向祭之葢社不屋惟立之壇壝而環之以牆既地道主隂故其主北向而君南向對之荅對也甲為十干之首朱子曰社是土神或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馬氏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葢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

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故用甲○嚴陵方氏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焉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薄書作亳薄社於周為喪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

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嚴陵方氏曰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為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為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馬氏曰大社達天地之氣亦其有生物之功喪國之社不受天陽亦其生物之功息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美報美善其報之之禮也上古穴居故有中霤之名中霤與社皆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此皆以示其為載物生財之本也馬氏曰天以生物為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為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為功而其功顯故聖人則斂之而為社所以神地之道也以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以中霤為主國以社為主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嚴陵方氏曰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垂象以示民則

故言取法於天取財則有所養養者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取法則有所敎敎者父道也故尊而不親

唯為社事單出里

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為里單盡也言當祭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蓋每家一人也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為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家者

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祭社必有粢盛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此粢盛則使丘乘

供之井田之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嚴陵方氏曰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里與作互言之爾畢皆盡也亦互言之丘乘共粢盛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言唯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長樂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平水土始於句龍知播五穀始於后稷故以為配是日反始焉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

流示之禽而蠱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建辰之月大火心星昏見南方故出火以焚除草萊焚後即蒐田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誓社誓衆於社也或左或右或坐或作皆是軍旅之法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驅逐之際禽獸流動紛紜衆皆見之故云流示之禽蠱讀為豔豔諸利謂使之歆豔於利也禽獸雖甚可欲而殺獲取

舍皆有定制犯命者必罰不使之犯命者是求以過服其貪利之志人君亦取之有制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不踰法而貪下之所得也以戰則克習民於變也祭則受福獲牲以禮也。疏曰祭社既在仲春此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月記者誤也嚴陵方氏曰木氣終於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爟於季春則出火焉水氣兆於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爟於季秋則納火焉聖人奉天時則為焚者特出火之事爾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是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於仲月而與此異豳詩月令則行之於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異代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則出火之田非為社也王

制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則田固有不為社者矣夫社必先之以菟者蓋菟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且社主陰陰主殺則為社而有田因田而習軍旅不亦宜乎月令所謂教於田獵以習五戎車攻所謂因田獵而選車徒皆謂是爾車賦者即司馬法自六尺為步積之至於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者是矣小司徒之職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卒伍者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故也簡言於利否有所擇歷言於夷險有所經曰簡曰歷亦互言之故大司馬止曰選車徒也以至車驟徒趨車馳徒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皆簡歷之也誓即所謂羣吏聽誓于陳前是也誓特誓田而已而曰社者以為社而田故也左之右之即以旌為左右和門是矣坐之起之即以教坐作進退之節是矣左右之位坐起之節亦莫不教焉凡以觀其習應變之事也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流行以示之所謂設驅逆之車是矣

此則顯之以利也夫田之獲禽猶戰之獲虜也戰之獲虜有賞而田之獲禽有賞所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是賞之之意也若失伍而獲禽則所利者小所害者大必有罰焉蓋小人見利而忘法凡此但求服士卒之志使之不失伍爾不貪其所得之禽也夫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因其田以習軍旅則戰之備也故以戰則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因其無事而歲三田則祭之備也故以祭則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

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延平周氏曰天子巡狩至于四嶽先柴以告天也○余華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所適必先柴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噫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者異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今按郊祀一節先儒之論

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圜丘為二事又有祭天與祈穀為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以朱説為定嚴陵方氏曰日為陽夜為陰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陰生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日迎長日之至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為功也周官以冬日至致天神葢謂是矣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郊祭者報天之大事而主於迎長日之至祭義云配以月故方氏謂天之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之主焉天秉陽日者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陶匏亦器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馬氏曰郊者所以祀天大報天而以日為主祭於壇而列於衆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而於此不言配以月者文畧也就陽位者此釋其郊之意也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此釋其以少為貴之意也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

也

問郊之用辛日何謂　嚴陵方氏曰以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為主天神不可得見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兆則為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於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為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牲亦所以歸功於天也故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則亦與此互相明焉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赤者盛陽之色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而終言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而已乃與牧人所言異者蓋亦為陽之盛色而蒼與青乃其類也黑為陰之盛色而黃與白乃其類也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也亦從其類而已故止言放焉而牧人

言凡陽祀以該之也以是知其止用辛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

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告于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於祖此尊祖之義作猶用也用龜以卜而於禰宮此親考之義曲禮言大饗不問卜既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

矣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為卜牲歟不然則異代之禮也嚴陵方氏曰受命則受之而已作龜則質其可否焉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禰則作龜以其能成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也禰曰宮以其近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作龜即灼龜也灼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澤澤宮也於其中射以擇士因謂之澤宮又其宮近水澤故名也其日卜竟有司即以祭事誓戒命令衆執事者而君亦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延平周氏曰郊之禮

歲有常而卜之必受命於祖廟者先王一舉事未嘗不稟受於鬼神也受命必於祖作龜必於禰者先王之於祖則致其義義則尊之而於禰則盡其仁仁則親之故也澤宮擇助祭者之所故冢宰於此誓命其助祭者而王亦親聽之蓋示其君之於臣其上則有所受教而其下則受諫而已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大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嚴陵方氏曰以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工故也聚衆而誓非為王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百官授之以官者羣臣之謂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之謂也諸侯親而尊故於大廟戒之百官疏而卑故

於庫門戒之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汜埽洒水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為常也延平周氏曰祭報祭之日宗伯報王以行禮也以視朝之服而聽宗

伯之報所以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所以異其吉汜埽反道所以去其舊鄉為田燭所以尚其質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陳氏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

以明天道也

璪與藻同素車殷之木路也旂之旒與冕之旒皆取垂下之義餘見前

嚴陵方氏曰龍也日月也數也質也皆天之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以為儀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以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則所以明之也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長樂陳氏曰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内心之敬故因丘埽地陶匏槀秸疏布樿杓素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内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黄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内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藻以致其文飾不以内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此二牛皆在滌中為猶用也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牛故以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故云稷

牛唯具人本乎祖故以祖配帝是郊之祭乃報本反始之大者嚴陵方氏曰謂之滌則以精潔為義唯具則取足而已不必三月之滌也充人掌繫祭祀之特牲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饗先王亦如之則人鬼之牲亦芻之三月矣此止曰唯具者蓋芻之三月以祀天神為稱人鬼則如之而已故有時而唯具亦可也帝為天神稷為人鬼○延平周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圓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離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嚴陵方氏曰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祖之所生如是則祖與天合矣故推祖以配天故曰此所以配上帝

人物所本如此必可以不知報本而反始哉故言郊之祭大報本反始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

長樂陳氏曰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騂牽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擽

其舜攸舜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地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者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馬氏曰萬物之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於其幽民有以致力於其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嗇與穡同先嗇神農也主如前章主日之主言為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服物立於

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之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田鼠田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者迎其神

也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眉山蘇氏以為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倡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嚴陵方氏曰上言祭下言饗互相備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百種乃嗇之所成故祭百種以報嗇也農則致所掌以養人而不失其時者也郵則田官於此有所識畷則田官於此有所聯皆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為八蜡之一焉鼠之與豕皆足以為田之害而貓與虎能食而除之迎其靈而祭之則所以報之也〇延平周氏曰索饗及於禽獸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盡於義然後至於仁故於仁言至義言盡君子之於物莫不各因其才而使之雖使之甚勞亦必有以為之

報此使人之術與忠厚之道常見於祭祀之間也坊與水庸以其有事於我故祭之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此祝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崩圮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害稼者作起也草木各歸根於藪澤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

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為義之盡祭報其功則仁之至也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祭是也黃冠為草野之服其詳未聞嚴陵方氏曰水土昆蟲草木此皆因其合聚之時而合聚以饗之故祝者之辭言其時事如此皮弁則其色白素服則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曰以送終也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

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既非喪必欲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義故也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說者謂皮弁素服為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為助祭者之服是矣其言野夫黃冠則為助祭者之服可知且皮弁素服則以送終為義黃衣黃冠則以息田夫為義送終者祭之道也息田夫者祭之事也夫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服以是色亦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皆黃冠焉野夫即田夫也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為野也上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然篇章曰息老物此曰息田夫者蓋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道終則有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乃所以為息也○馬氏曰蜡者於歲之終

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之辭如此草木者蕢稈之屬王皮弁素服而祭所以送萬物之終也萬物之肅殺而王葛帶榛杖者以喪禮處之也葢萬物生有以養人而終不可不報亦示其不忘本也故曰仁之至義之盡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之掌其使者戴草笠是尊野服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

亡其國

鹿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亡國者客貢使也使者將返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告其君而以王言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舊說如此然鹿可歲得而亡國之女不恒有其詳未聞也嚴陵方氏曰致鹿則所以戒好田致女則所以戒好女五子述大禹之戒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好田好女者固足以亡其國而可為戒也羅氏之戒好田則是矣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故也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瓜華瓜與果蓏之屬也天子所種者瓜華供一時之用而已不是收斂久藏之種也若可收斂久藏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戒其君之事　長樂劉氏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于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蜡而臘莫不從焉貢其禽於天子則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其為忠義亦可尊矣即之以為禮焉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于庭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於其君以申天子之戒勸也曰好遊田以肆其禽荒者好女色以肆其情欲者亡國之道天子之所

不赦也華果蓏也瓜及果蓏時鮮之物不可以自遠而致之也不可以收斂而藏之也天子乃樹植之所以貴時新供宗廟非貪其利而種之焉亦戒諸侯毋廣樹植務收斂以奪其民之利非絜矩示民之道也

馬氏曰好田好女不斂藏之種者戒其貪也其意以謂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慝不僭乎其意以謂有終歲之勤而有一時之積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記四方皆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之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寛縱之義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寛舒用之也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為樂夫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農民終歲勤動而於此時得一日之樂是上之人勞農之美意也既蜡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故不興起事功也　長樂劉氏曰九州之諸侯保有其民者也各視其年之豐

凶則蜡之祭有行與不行焉所以謹民財不以祭祀傷其衣食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以答百神所以致豐穰之勞也○嚴陵方氏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已矣故曰民息已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且蜡本以息農夫則此所言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宮功則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纘於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始不興功焉○延平周氏曰蜡之所以不通者謹民財也謹猶言節也蜡之所以通者歛民之所有餘而共其祭也既蜡則歲終矣萬物皆收成而百工皆告休故曰既蜡而收民息已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産之物也加豆陸産也其醢水物也

恒豆每日常進之豆也周禮醢人所掌朝事之豆註謂清朝未食先進口食也菹酢菜也水草昌本茆菹之類加豆周禮註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進之豆但醢人所掌是天子之禮此言諸侯之禮物既不同此朝事之豆與祭禮饋食薦孰之豆俱為恒豆而加豆則祭末酳尸所用也水物若蠃醢魚醢是也菹醢

皆以豆盛之嚴陵方氏曰恒豆謂所常進之豆加謂於所常進而有加者以恒而對加則加為暫以加而對恒則恒為朝事饋食矣菹淹菜也醢肉醬也上言恒豆之菹則知加豆之陸産亦菹也上言陸産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産也上言水草之和氣則知下之所言皆和氣也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不可者謂食之有節不可貪愛舊説謂質而無味不能悦口不可好謂尊嚴之服器不可以供玩愛武萬舞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為娱樂宗廟威嚴之地不可寢處以自安宗廟行禮之器不可利用以為便交神明之義如此嚴陵方氏曰常所食者則褻而不敬故謂之常褻味交於神明者在誠而不在味故曰非食味之道也義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簋首言籩豆之食此言薦者實言實之於中薦言薦之於上又曰水土之屬謂若籩豆之實水土之品可食之以為禮而不可供耆慾之求卷冕龍衮也路車即大路也可陳之以為儀而不可資玩好之用武舞執干戚以為勇壯之容而非所以

樂其情焉宗廟奉鬼神以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焉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於用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可者可好之類是矣此言先王之薦可食而不可耆則知後之所言玄酒明水與夫大羹皆不可耆言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則知疏布冪與夫蒲越稾鞂皆不可便其利也前總其略後別其詳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

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故水為五味之本未有黼繡

先有麄布故疏布為女功之始周禮司烜氏掌以鑒

取明水於月葢取其潔也明之昭其禮之異也雕刻

鏤之也幾漆飾之幾限也安褻之甚言甚安甚褻也

宜猶稱也餘並見前　張氏曰明水飲之祖毛血食之

祖所以反始也○嚴陵方氏曰

夫味以淡為本鹹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

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

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己相背其色則黑與青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

南成於西南故也繢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繢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功之蠹矣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明之也者謂其潔著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於蒲越稾秸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為質而已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為質而已素車之乘即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貴其質而已矣

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黄目黄彝也卣罍之類以黄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名焉用貯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中中央之色也奇偶見前延平周氏曰司尊彝之職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黄彝即黄目鬱氣之上尊也蓋萬物之於冬則反於土而復於本反於土則終矣故飾用黄復於本則可以自見故飾用目然周禮謂之彝此謂之尊何也蓋以彝對尊則彝為常尊為變以尊對彝則尊為尊彝為卑及離而言之則尊與彝一也○嚴陵方氏曰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鬱在中而以瓚酌之蓋酌於中也直達於外焉蓋清明於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至於不御内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鹽以煎鍊而成故曰煎鹽必用鸞刀者取其鸞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貴其義是貴聲和之義

嚴陵方氏曰鹽非煎以鍊治之則不成故謂之煎鹽天官鹽人之所掌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然醯人醢人所共未嘗不以祭祀為主則醯醢之美祭祀非不用也特非其所尚爾夫刀能制斷莫非義也獨鸞貴其義者貴其義之和而已○長樂陳氏曰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劌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

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冠義言冠禮之義也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為之不用笄用頍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緌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位尊盡飾

故也然亦後世之為耳○石梁王氏曰冠一段當附冠義延平周氏曰齋則緇之以幽思也末世緇布冠加之以緌孔子以為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加緌雖非禮但冠而棄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可也葢敝有棄意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著代顯其為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户牖之間加有成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冠緇

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於房户外南面醮亦户外也夏殷之禮醮用酒每一加而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也嚴陵方氏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為之主故冠於阼以著代著則所以明之也醮則以酒澤之也每一加則一醮益酒所以饗賓客之物故醮於客位冠於阼則是以主道期之也醮於客位則是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然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也屨也亦彌尊非特衣

屢彌尊至於祝辭醮辭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但三代之易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耳是皆先王制禮之道故皆以道言之委貌即玄冠舊說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辭追猶椎也以其形名之

此一條是論三加始加之冠

周弁殷冔夏收

周之弁殷之冔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舊說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形制未聞

三王共皮弁素積

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也白與冠同以素為裳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素積也三代皆以此為再加之冠服延平周氏曰委貌章甫冔收命以意毋追與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趨時也皮弁素積三代共之者立本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〇嚴陵方氏曰委貌章甫

毋追即初加之緇布冠是矣弁冔收即三加之爵弁是矣皮弁素積即再加之皮弁是矣周尚文故曰委貌周道也皮弁則以白鹿皮為之素積則以素為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疊幅故謂之積服其服將以行是道故每以道言之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生而貴者也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為耳延平周氏曰冠不再昏不一故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元子其禮猶止於士而已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末造也然自夏以降

不特諸侯有冠禮而已葢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皆用士之冠禮果元子世子之年未及冠而天子崩國君薨則元子世子亦有君道而復用士禮可乎故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者葢言此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元子適長子也其冠亦行士之冠禮無生而貴言有德乃有位也立諸侯以繼其先世以其能法前人之

賢行也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而為降殺也死必有謚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嚴陵方氏曰嗣諸侯者有冠禮大夫則無之者蓋諸侯繼世以立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故也諸侯必繼世以立所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為其德之殺也○延平周氏曰繼世以立諸侯象其祖考之賢也官有尊卑德有大小故以官爵人則德之殺也謚有行之迹故古者生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

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先王制禮皆有精微之理所謂義也禮之所以為尊以其義之可尊耳玉帛俎豆各有多寡厚薄之數數之陳列者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不學則不能知也祝史其能知之乎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

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延平周氏曰禮之所以為禮者禮之義也而其禮之為禮者禮之數也禮之所尊尊其義而非尊其數而已也為祝史者特知其數耳其數則禮之文而已故可知其義則莫非性命之理故難知果知其義則聖矣天子所以治天下也○馬氏曰有數有義然後足以為禮數者義之寓義者數之意而其重尤在於意也先王為禮未嘗不寓之以微妙之意知其義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附遠附猶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幣誠辭腆是欲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有為婦之德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鄭氏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石梁王氏曰昏一段當附昏義馬氏曰幣者所以將其昏姻之意辭者所以導其昏姻之情幣以將意則不可以不誠辭以導情則不可以不腆腆之言厚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與厚至於昏禮則尤甚焉故曰幣必誠辭無不腆○嚴陵方氏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必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且

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幣所以將昏姻之意辭所以通昏姻之情辭無不腆者則告之以直故也幣必誠者則告之以信故也故繼言告之以直信以事人者必以信而婦人以事人為事故信為婦德也上兼言直而下不釋直者蓋信而無偽則直在其中矣不改則不改而他適也以其不可改故雖夫死不嫁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先謂倡道之也執摯奠鴈也行敬以明其有別故示敬章別也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意也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袵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

至於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粲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與此同意○嚴陵方氏曰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之親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先壻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隨之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嚴陵方氏曰親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敬所以為義親所以為仁先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馬氏曰夫主於義故有所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無所帥夫婦之道其大槩不出於此故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端基之於此也婦者

恒其德者也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故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不制於人故曰知帥人者也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恒其德而從婦凶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服玄冕而致齊戒是事鬼神之道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葢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嚴陵方氏曰以交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固所以致

敬也社稷主者夫為主於外婦為主於內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先祖後者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下言之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共牢之禮雖

三王所作而俎之外器用皆如古者之用陶匏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嚴陵方氏曰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故曰同尊卑尊卑同故爵齒亦從夫而已以爵齒各有尊卑故也盥所以致其潔饋所以致其養以舅姑之尊而降自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者示授之室而為之主男以女為室故以室主之又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然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而聲為陽氣禮由陰作

而昏為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然則昏之為禮其陰禮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而作樂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

尚用氣以用氣為尚也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堂爓次腥亦薦於堂皆未熟故云用氣此以下至篇末皆言祭禮嚴陵方氏曰血腥爓三者皆氣而已未嘗致味故曰用氣然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滌蕩宣播之意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殷人先求諸陽凡聲陽也嚴陵方氏曰殷人尚聲者以其自樂始故也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未用

牲故也樂之有聲蓋出於虛滌蕩之則存乎其人而已樂三闋者以陽成於三故也三闋則樂成矣然後出迎牲所以為尚聲歟聲者樂之象音者聲之文聲音之號雖以求陽為先然詔告於天地之間則凡在陰陽之間者無不求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

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為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石梁王氏曰四臭字本皆句絶然細别之鬯灌之地此臭之陰者也蕭焫上達此臭之陽者也亦有義姑從釋文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

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之使其

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是周人先求諸陽之禮既奠謂薦孰之時葢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孰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也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士禮也延平周氏曰有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者皆以宗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烟為主地以薦血為主者百王之所不易也所謂尚氣者凡血告於室腥爓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爓皆以為祭是故為尚氣也所謂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

然後迎牲所謂尚臭者先灌以求諸陰然後迎牲然則有虞氏之尚氣者亦求諸陰陽之間而已矣○馬氏曰有虞氏之意以謂鬼神之所享在於敬而不在於味敬之所至則味有所遺故祭以血腥為始記曰血祭盛氣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皆不敢用褻味而貴氣也有虞氏之尚氣殷人從而文之故尚聲樂由陽來則凡聲皆陽也蓋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其魂也殷人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後然出迎牲此舉其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此舉其尚聲之意也鬼神處於天地之間而不可度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之而已殷既尚聲周人從而文之故尚臭臭氣也而氣有陰陽之别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所以致陰氣也灌者禮之始而敬之至者也傳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觀盥而不薦推此足以知周尚臭之意也鬯者以秬黍

合鬱草而為之既成然後和之以鬱金之汁蓋人之死也形魄歸于地非求諸陰不足以格其神也故臭陰達於淵泉先求諸陰也灌以圭璋用玉氣此舉其尚臭之意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此舉其尚臭之時也迎牲在於祭之始而既灌之後然後出迎牲而殺之是所以尚臭也臭陰達於淵泉以下之深者言之也臭陽達於牆屋以宗廟之所有言之也蓋魂魄具然後為人以周人既以求諸陰又以求諸陽言之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殷人先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謂之尚氣謂之尚聲謂之尚臭皆以始言之而其意各有主也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

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詔告也詔祝於室謂天子諸侯之祭朝事之時祝取牲之膟膋燎於爐炭而入告神於室也坐尸於堂者灌鬯之後尸坐戶西南面也用牲於庭謂殺牲也升首於室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祭以薦孰為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於皇祖伯某甫是也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

祭于祊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内而祭之詩云祝祭于祊此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繹祭祭於廟門之外也於彼於此言神在於彼室乎在於此堂乎或諸遠人者或遠離於人而不在廟乎尚庶幾也祭于祊庶幾可求之於遠處乎嚴陵方氏曰詔祝於室即毛血詔於室坐尸於堂即奠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納之將以用焉故言用升首於室即升首報陽若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直祭祝于主凡室事是也索祭祝于祊凡門事是也索即求之不曰求而曰索者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此之間不過近人而已又疑神之遠人然不可舍

是以他求也以祊在廟前之旁猶爲遠而已故復祭于祊而繼之以尚曰求諸遠者與夫廟門之旁豈實爲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爲言倞也肵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倞遠也承工文求諸遠者而言尸有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人君嘏辭有富以福言也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相詔侑也所以詔侑於

尸欲其享此饌也尸使祝致嘏辭於主人嘏有長久廣大之義也尸神象當為主之義今以訓陳記者誤耳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貴純者貴其表裏皆善也嚴陵方氏曰福而有假之義中庸言大德之得祿壽以得其壽故長以得其祿故大故曰嘏長也大也且壽祿為五福之先故必以長大言之天保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曰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

也凡況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有血有氣乃爲生物血由氣以滋死則氣盡而血亦

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

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祭黍稷加

肺者謂尸隋祭之時以黍稷兼肺而祭也祭齊加明

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

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

加肺加明水是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膟膋腸間脂也

先燔燎于爐至薦孰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魂氣歸天為陽此以陽物報陽靈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況猶清也泲漉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況齊所以設明水及況齊者貴其新潔也凡況新之也專主況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絜著潔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周禮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嚴陵方氏曰血腥爓祭用氣也然腥爓之氣不若血之幽氣聚於幽而散於明聚則盛矣故曰血祭盛氣也肺則金氣之所主也肝心木

火氣之所主也獨言三者則以三代之所用者言之故也黍稷地產皆陰類也燔燎之火則司烜氏所取於日者也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也凡此皆取而祭之也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前曰求此曰報何也求主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延平周氏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及盎齊況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醴齊同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盎齊同用況酌此言明水況齊蓋自盎而下三齊也況者以水而和之解之也和解之則新矣貴新故不嫌於味之薄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

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服者服順於親也拜服也謂再拜是服順也稽首為服順之甚肉袒為服順之盡言服順之誠在內令又肉袒則內外皆服矣故云服之盡祭主於孝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與禰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故云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葢大夫三廟得事曾祖也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士一廟祖禰共之相詔侑

於尸也相者不告尸以讓葢是主人敬尸自致其誠

敬盡其嘉善無所與讓也延平周氏曰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為之稽首肉祖則天下莫不知有尊而亦莫不知有親也葢先王設教之意常寓於甚微之間○山陰陸氏曰凡祭稽首不必肉祖肉祖不必稽首薦之者此歟葢朝踐以前以素為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為貴君臣之事多服臣之事也非子之事也○嚴陵方氏曰稱曾孫某者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然其序先孫而後子者對祖禰稱之故也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

象也祝將命也

祭之為禮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沉或薦煮孰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耳斝與角皆爵名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斝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坐前篇言夏立尸而卒祭此言古者葢指夏時也夏之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然後得坐也尸所以象所祭者故曰神象為祝者先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辭嘏主人故曰將

命嚴陵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爓而未腍之謂爓孰而為殽之謂腍詔妥尸即士虞禮所謂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是矣蓋尸於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嫌或不安焉為是詔之也詩言以妥以侑是矣必於時乃詔之者以尸始入舉奠故也尸於無事之時則子行而已子行為卑故立至於有事之時則神象也神象為尊故坐有事謂若舉斝角之類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

縮泲也酌斟酌也謂醴齊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泲之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為事而新作者其色清

明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泲之也

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

醆酒盎齊也涚泲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故云醆酒涚于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挲秬鬯及鬱金之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挲而泲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涚于醆酒也○疏曰以事酒泲醴

齊清酒泲盎齊今泲秬鬯乃用盎齊而不以三酒者

五齊早故用三酒泲之秬鬯尊故用五齊泲之也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上文所泲三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

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之曰泲醴齊以

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者即如今時明

清醆酒泲于舊醳之酒也猶若也舊謂陳久也澤讀

為醳醳者和醳醴釀之名後世謂之醳酒 嚴陵方氏曰醴齊必

縮之者以其尤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醆酒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泲之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齊之濁故以醆酒泲之而已齊酒不止於此三者以祼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澤之酒泲清酒醆酒其理則同○山陰陸氏曰縮酌醴齊也以茅縮之而後酌醆酒盎齊也以挹之在醆故謂之醆酒以泲之在盎故謂之盎齊知然者以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泲水知之也且方泲之以水是齊而已凡盎言齊以此及泲於清然後謂之醆酒汁獻鬯齊也謂之汁汁陰陽之和也月令曰天時雨汁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此泛言祭禮又有此三者之例如周禮所云祈福祥

求永貞祈年于田祖詩言春夏祈穀之類是祈也報

謂獲福而報之祭禮多是報本之義由用也辟讀為

弭如周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

弭之也嚴陵方氏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之祈社稷之類是

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延平周氏曰祈也報也人

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有以節文之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齊而玄冠玄衣順鬼神幽黯之意且以致其陰幽之

思也見其所祭之親精誠之感也

嚴陵方氏曰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淺則明天機之動不足以守靜天機之淺不足以極深而哀樂欲惡貳其心矣豈足以致其思哉故必貴乎以陰幽也君子之服象其德齊之服其色若是豈不宜哉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以其靜而深故也為神而齊必見其所祭之神為鬼而齊必見其所祭之鬼

禮記大全卷十一